

# 性別角色的學習

——以國中女學生的羅曼史閱讀經驗為例

張如慧、曾靜悅

## 壹、前言

在文學的領域中，以男女情愛為主軸的「羅曼史」(Romance)即是所謂的言情小說，長久以來一直難以躋身正統文學的殿堂。許多人認為言情小說根本就是風花雪月的靡靡之音，既不達藝術境界，也無益於國計民生。在林芳玫(1994)的《解構瓊瑤愛情王國》一書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長期來許多人士對言情小說的嘲笑與批評。

這樣的文學觀點也直接地影響到學校的教育態度。在國中校園裏，學生都很清楚有三種課外書籍帶來學校是一定會被沒收的：第一種是黃色書刊，第二種是漫畫書，第三種即是羅曼史。黃色書籍有害青少年身心，所以帶來不但會被沒收，而且會給自己惹上大麻煩；而漫畫書則一向被扣上不良的大帽子，所以許多學校也明令禁止。然而為什麼要沒收羅曼史呢？很少有學校明令禁止帶羅曼史，但是大家還是會發現，多數的老師只要看到了就會沒收。因為許多父母和師長都認為這些小女生們看的「通俗愛情小說」，既沒營養又浪費時間，還讓看書的小女生胡思亂想有的沒有的，百害而無一利，當然要除之而後快。

然而，我們若從性別研究的角度來看，羅曼史其實具有相當的

研究價值。首先，從青少年次級文化的觀點來看，我們了解，羅曼史的讀者群多集中於青少年，男生幾乎是根本不碰的。羅曼史之於女孩子，就如同 A 片之於男孩子一樣，雖然在成人眼裏永遠無法搬上檯面，但卻成了許多少女們的共同回憶與祕密。

許多青少年對於所接受的事物往往是自有一套不同於大人世界的詮釋方式。師長們都先認定看了羅曼史對少女們有不當的影響，但是，是否看了就等於受影響？或看了後真的就對性別角色的認定有不好的影響嗎？有沒有可能看了，但是不受影響，或是對其中的性別刻畫全無感覺？

其次，從兩性教育的角度來看，台灣在 1980 年代的許多研究，如歐用生（1985）、黃政傑（1988）等，都發現現行教材在性別角色及性別議題上的內容是相當貧乏的。教科書中所傳授的，是被認為正統的學科知識，然而，這些學科知識其實是無力迎接多元社會中日益複雜的兩性關係，更不可能作為批判體制的工具。

暫先不論羅曼史所傳達的性別意識型態或刻板印象正確與否，我們必須承認，相對於教科書中女性角色的稀少與固定，甚至不符合社會實際狀況，羅曼史反而是充滿了最多女性角色的書籍。雖然這些角色的刻畫也有許多是想像力的發揮，不盡真實，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實際與幻想中，女孩們到底看到了什麼？是新的學習？是不同的反省？還是全盤的接受與默認？或是對日常生活不滿的發洩？

事實上，性別角色常是靠後天學習而來的，角色的學習常常不是刻意教得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各種瑣瑣碎碎的經驗裏連結而成的。所以，兩性教育想透過課程「教」學生兩性平等的概念，不如說是希望能以反省批判的觀點，來培養學生認識周圍環境中的不平等狀況，並自省本身所抱持的性別刻板印象。因此，有些學者便主張把大眾文化列入課程中，「使學生以自省、分析、批判的眼光來看待我們所熟悉卻不曾加以深思的大眾文化。」（林芳玫，1996：143）

誠如林芳玫所言，「文化批評應該脫離過去那種僵硬的譴責模式，在這個譴責模式中，彷彿言情小說的愛好者不是文化素養低落的無知少女（右派批評），就是被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所操弄的市井小民（左派批評），要不然就是被父權文化壓迫的受害者（女性主義批評）」（林芳玫，1994）。在教育上，我們也應重視學生有主動詮釋的能力。特別是對女學生而言，讓女學生們和自己喜歡看的書對話，從羅曼史的女性角色出發，反而容易和學生產生情感的交流，正視並肯定女性學生的切身生活經驗。女學生不必自卑於自己的品味，才能使學生得以有機會以分析、反省、批判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喜好，重新檢視自身的性別角色概念，與社會不平等情境。

基於以上的想法，本文希望能藉著對市面羅曼史書籍的分析，了解書中的性別角色，並依分析結果，對國中女性學生進行半開放式的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喜歡看羅曼史的原因，以及學生如何看待書本當中的性別角色，從中找尋有助於兩性教育可能途徑。

## 貳、羅曼史中的男女性別角色

市面上發行羅曼史數量繁多，雖不能以偏概全的斷言所有的羅曼史在性別角色的處理上大同小異，然而本文仍試圖從大量羅曼史作品中尋繹出大多數作品在處理男女性別角色時可能的一貫傾向。在取材上，本文所分析的羅曼史主要是希代、萬盛、禾馬文化、新月文化等出版社自1994~1997年間所發行的各系列羅曼史小說。

### 一、外在形象與性別角色

在以異性戀情為主軸的羅曼史中，貫申的主題自然是男女主角的愛情故事，於是，男女主角的形象塑造成為羅曼史給讀者的第一印象。

## 【女主角的外型描述舉例】

「她的長髮挽成髻梳在腦後，灰色的套裝及黑色高跟讓她看起來是嚴肅了一點，不過仔細觀看陶若羽的五官會發覺她真是上帝的傑作。

標準的鵝蛋臉，兩道濃密的眉毛下，她挺直的鼻樑像希臘人，而豐厚的雙唇是最誘人的地方，如果她是個男人，也會是個美男子，在她的柔媚下還有股男子氣勢。」——畢依帆《背叛的情人》（萬盛）p. 20

「君綺羅的美麗絕對可以掀起一場戰爭」——席絹《搶來的新娘》（萬盛）p. 143

「菁菁一頭柔亮及肩的長髮，飄散飛揚在風中，她白淨清麗的臉龐上，畫著兩道細細彎彎的眉，襯著一雙水汪汪、靈秀的大眼睛，像兩座很深很深的潭。菁菁並不絕頂漂亮，但無可否認，她確是有一種特別的迷人氣質…」——雪芳楠《情緣難滅》（希代）p. 12

「白嫩賽雪的肌膚，櫻桃小嘴，長長如扇形般的睫毛緊緊闔閉，呼吸輕淺就像熟睡一般，她長得很好看，是那種讓人百看不厭的女孩子。」——黑柔《愛上酷蛇王》（新月文化）p. 41

## 【男主角的外型描述舉例】

「宋介安竟然不是個老頭子！而且，他竟然長得如此英俊？！…他那一雙像極了威廉伯溫的迷思眼神，才真正可謂勾魂攝魄…」——舒小燦《儂人秘諜》（禾馬文化）pp. 44～45

「她不知道男人可以俊美到這種程度！他英挺漂亮得簡直如同希臘神話中的水仙花神『納西修斯』，而縈繞在他身上的濃濃憂鬱，使得他更添一分古英國的貴族氣息。」——林芷薇《如今才是唯一》（禾馬文化）p. 30

「除了俊、美二字之外，她再也找不著任何字詞來形容面前

這一張臉，而且這人好高，恐怕有一百八十公分以上吧！」  
——慕緣《我是真的付出我的愛》（萬盛）p. 191

「不愧膺選為最有價值的單身漢，唐子驛不僅白手起家創造了這家公司，為他自己掙得了名利和財富之外，他的外表簡直可以和那些明星偶像相提並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呢！」——張秀環《擄妻追緝令》（新月文化）p. 8

以「俊男美女」做為主角似乎是羅曼史的首要規則<sup>1</sup>。在羅曼史的幻想國度裡，「平凡」——平凡的長相、平凡的愛情、平凡的生活——是不足以引起這類讀者的共鳴與閱讀的興趣。因此，以俊男美女做為男女主角是羅曼史的基本條件。

至於什麼是「俊」與「美」，在不同的羅曼史裡多少有所差異。然而在這些差異中，似乎又有些殊途同歸的意味。就女主角而言，目前市面上羅曼史的女主角固然不乏傳統言情小說中那種詩意夢幻、溫柔婉約、楚楚動人般不食人間煙火的清純類型，但更多作品的女主角無論在外型乃至於個性上，顯然更貼近一般的新新人類的形象：健康、開朗、活潑、個性獨立、自主。長髮飄逸的美女雖然未褪流行，但短髮俏麗的女孩顯然在羅曼史裡有愈來愈多的趨勢。她們不會吟詩作畫、不懂顧影自憐；相反的，這些新一代的女主角也許喜歡逛街購物、泡pub，而且伶牙俐嘴、甚至會惡作劇、開些不傷大雅的玩笑。但重點是，不管羅曼史女主角是那一類型，她們一定要是心地善良的正派型人物才可以。

至於男主角就更有別於瓊瑤式那種才氣縱橫、一身傲骨優秀青年了。翻開大部分的羅曼史，除了極少部分能看到樂觀開朗或忠厚老實的男主角外，如今市面上暢銷羅曼史的男主角除了要夠高之外，幾乎都是千篇一律以「帥」、「酷」的形象出場。而且，不像女主角非得心地善良不可，他們亦正亦邪也無妨：

<sup>1</sup> 在筆者所分析的小說裡，也有強調男、女主角長相平凡的。如艾佟的《黏人老公》（新月文化）、席絹的《巧婦伴拙夫》（萬盛出版社）、慕緣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愛》，但這類型的小說的數量是無法和絕大多數強調俊男美女的小說相比。

「剛毅霸氣的雙眉下有兩排又濃又密的睫毛，看起來十分性感，直挺而傲氣十足的鼻樑下，有一個倨傲卻相當誘人的唇，這樣的五官集合在一張有型有款的臉上，相互輝映，讓他的容貌更形出色，而且是霸道、極具攻擊性魅力的那一型」——左晴雯《親愛的暴君》（希代）p. 81

「他俊逸的臉上有著一股書卷氣，外帶點風流倜儻的邪氣，精明黝黑的大眼加上挺直的鼻，再配上性感的唇，在男人中算得上是『上品』。」——怡君《追星愛侶》（禾馬文化）p. 23

「他身高約一百八十公分左右，身材、體格一級棒。他有一張斯文、成熟的俊逸臉龐，眼眸充滿睿智，全身散發著一種讓人無法輕視的權威感和傲氣」——秦方鈺《騙一個老公》（禾馬文化）p. 21

「他的瞳色極黑，但光芒畢露，像地獄之火般熾烈。濃眉、筆直的鼻梁、剛強的下顎，五官宛如經過最精巧的雕琢；古銅色的肌膚似北方胡人，身材很高，雙肩寬而有力，英氣逼人。」——林嘉琪《胡塗繡球妙冤家》（禾馬文化）p. 45

何謂「帥」可能會因作者的文筆好壞或個人喜好不同，而在描述上有較大的差異。但是「酷」，卻是多數羅曼史裡男主角的一致條件。「酷」不但是男主角的外表，更是男主角的個性。綜合所分析的羅曼史作品，所謂的「酷」，大致不脫以下內涵：

1. 喜怒不形於色的淡漠：這類型的男主角絕不多話，臉上則永遠看不出喜怒哀樂，令人「莫測高深」。在認識女主角之前，他不常笑（從不笑更好，而女主角是唯一能讓他開懷大笑的人），更不可能哭（頂多掉淚一次，掉淚兩次以上的羅曼史男主角並不多見）。

「那個人一襲暗色西裝還打領帶，酷酷的臉上帶著一副雷朋墨鏡，修長的身軀斜倚在高大的木麻黃樹上，原來他就是她老爹的靠山啊！那個老繃著臉，不苟言笑的男人！」——姿娟《黑色千金》（希代）p. 28

「好冷的一張面孔，薄抿下垂的唇角顯示了這個男人不喜言辭，更別說喜歡『笑』了，這個男人八成不知道『笑』字怎麼寫……」——席絹《這個男人有點酷》（萬盛）p. 19

2.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改的冷靜：羅曼史中的男主角，似乎總有天生的領袖特質。他有運籌帷幄的智慧、不怒而威的氣質，永遠沉著鎮定、不慌不忙。大驚小怪、手忙腳亂這類字眼，是不會用在羅曼史男主角身上的。

「陸武可能是他所見過唯一能用眼神殺人的人了。他只消淡淡看你一眼，包準你魂飛魄散。那濃密的眉毛，深不可測中帶著寒氣的眼睛，寬闊的嘴唇，再配上陽剛的臉型，挺拔的身材，簡直可說是男人中的男人。最特別的是他始終留著平頭，給人一種黑道殺手的感覺，這就是他優勢的地方，因為他的氣勢就已經先嚇得敵人腿軟了。」——唐瑄《鍾愛保鏢》（禾馬文化）p. 27

「他那凌厲的眼神仍讓陳玉欣驚懼，彷彿他隨意的一眼就洞穿她的想法似的；緊閉的嘴唇有著堅硬的線條，蹙起的濃眉似乎飽含著極大的怒氣。這是一張不容人忽視的面孔，他所自然散發出來的冷酷權力，令人心生畏戒、不敢與他為敵。」——陳明娣《不愛我沒關係》（萬盛）p. 43

3. 若有所思的憂鬱：酷哥型的男主角不但個性冷酷淡漠，而且常有一段坎坷傷痛的身世或遭遇，再不就是負有某項重大使命。在承載這麼多不為人知的痛苦秘密下，也難怪在男主角的眼神中，總有些揮之不去的落寞憂鬱。

「帥挺玉立的樓杰向來都是公室內愛慕眼光所追尋的對象，他那稍嫌冷硬的表情，有時微蹙眉的偏著頭，使他多了一股憂鬱的味道。」——藍雁沙《難言的戀慕》（希代）p. 16

「但我愈看這小伙子愈覺得有趣，他眼中有很深沉的孤獨，不曉得當他看見蕙兒的笑容時會有什麼反應？」——姿媚《黑色千金》（希代）p. 12

4. 有點壞又不會太壞的霸道：由於天生有領袖氣質，加上過人的智慧，這類男主角多少有些大男人的專制與優越感。此外，他們往往可能是視女人為玩物且遊戲人間的花花公子，他們也可能是從不碰感情、不易動情的冷血動物。但上述的堅持或原則，在遇上女主角後，將會逐漸崩潰瓦解。所以即使對自己喜愛的女人霸道依舊，但他們強烈的保護慾與獨佔慾。似乎讓依偎在男主角身邊的「小女人」，有種受到專寵、溺愛且受保護的安全感。

「他有一雙犀利、精明又冷然自制的眼睛，不必言語就能輕易地令人懾服；他坐在一張皮沙發上，有些蠻橫、有些自以為是的挑著眉看她，等著看她會有什麼反應。在他歷經風霜、俊逸又帶著些微冷酷的臉上，實在看不出此刻他心中真正的想法，而他的身上則散發出一股領袖氣質和不容忽視的力量，他是個永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且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人。」——韓媽《綁架情人》（萬盛）p. 11

「面對他那霸道蠻橫的吸引力時，她總是感到無法招架，驚慌失措，甚至會心跳加速，呼吸跟著急促起來，理智經常不翼而飛。」——左晴雯《親愛的暴君》（希代）p. 81

「兩位受女性歡迎的程度自是不在話下，但狄瑞對女性的態度是大公無私，甚至來者不拒；而傑斯則除了『有需要』外，皆以嘲諷的態度來面對。」——元笙《海盜比爾》（禾馬文化）p. 12

## （二）身分背景

一般的羅曼史作品不需要重視社會寫實，無需嚴格的歷史考究，所以無論是在小說的時代、男女身份背景的著墨上，都可任作者天馬行空的幻想。正因為如此，羅曼史女主角的身份背景常異於傳統女性的刻板角色，她們可能以偵探、記者、保鏢、律師、女強人、電腦專家，甚至海盜、小偷、公主或俠女出場。當然，女主角中也還是會有一些符合一般人刻板印象，較適合一般女性的工作如老師、護士、秘書，甚至窮人家出身的女傭等。



男主角的身份背景也和女主角一樣具有多樣性。唯一不同的是，男主角少有平凡的身份背景。羅曼史裡幾乎不會有以公務人員、普通公司職員、學校老師、工人、小店老板為職業的男主角（但女主角有）。相反的，這些男主角通常是高級專業人員（如工程師、醫師、律師）、領導人物（如國王、某跨國集團總裁、幫會首腦）、貴族、王公大臣、大俠、藝術家…等。換句話說，男主角的身份背景普遍優於女主角。另外，男主角通常很有錢（至少比女主角富有）。即使他原先是個窮小子，或遭遇事業失敗，但故事的結局他也總會鹹魚大翻身，變成有錢人。

必須一提的是，市面上有為數不少的羅曼史以幫派人物做為小說男主角。這些既酷又帥的黑社會大哥重義講信、濟弱扶傾、劫富濟貧，對清純少女有致命的吸引力。小說裡淡化了黑道的暴力凶殺不法，合理化甚至美化了幫會活動及男主角鬥毆或殺戮行為，以襯托出男主角的酷悍神勇。

然而無論是某大集團總裁、某幫派首腦領袖，乃至於律師、電腦專家…從小說中讀者很難一窺這些「光鮮亮麗」工作的具體內容。身份背景只是主角的標籤，用來提醒讀者，標示出他們和一般大眾的不同。或許，這些看似特殊或有趣的工作也是來加強小說的故事性——用來鋪陳羅曼史故事的不凡，擺脫市井小民的形象。

## 二、情感、情慾與性別角色

「愛情」是羅曼史的一貫主題，在小說中，男女在情愛互動關係中又透露出什麼樣的性別角色訊息，以下試從兩方面探討：

### （一）感情處理時的性別角色差異

#### 【誰掌控愛情關係的主動權】

許多羅曼史小說已擺脫了應由男人主動追求女人的刻板印象。特別是一些符合新新人類特質的女主角，她們似乎打一開始就知道

自己中意什麼類型的男人，一旦相中目標，她們就會展開攻勢。所以是男追女或女追男並沒有一定的公式。但平均而言，男方採取主動來追女方的情節還是居多。

另一個羅曼史常見現象是雙方從不輕易向對方說「我愛你」（特別是男主角簡直是「惜愛如金」），於是戀人間的許多誤會爭執、情愛糾葛，就在雙方的猜心過程中展開。

前面提到，由於男主角「酷」、「冷漠」的外表與內在，而這也影響了他在情感上的處理方式。他不輕易說愛，即使他已愛女主角愛得要命，但仍不願說或不敢說，通篇羅曼史似乎就在等男主角對女主角說聲我愛你即可畫上完美句點。

就此角度來看男女主角在情愛關係的表現不難發現，女主角趨於「掏心掏肺」的對待自己深愛的男人。她較勇於表現出我愛你，她會對男主角溫柔、默默付出。相反的，男人一旦碰上挑戰他原本「遊戲人間」原則的女主角時，他會先採取自我防衛的高姿態，用更輕賤的態度來對待、折磨他其實真心在乎的女主角，直到他「安全的」確定自己與雙方的感情後，他才會「收心」變成一個專情、細心溫柔的好情人。而女主角在過程中似乎只能等待與付出。

#### 【羅曼史中的情敵】

有情敵登場的羅曼史通常會更添讀者與主角同仇敵愾的閱讀樂趣。而在觀察這些男男女女三角、四角甚至多角的情愛關係時，也可能會發現若干性別角色對待時的線索。

##### 1. 羅曼史中，安排情敵女配角的機率多於情敵男配角。

或許是因羅曼史的男主角常常是花花公子的緣故吧，圍繞在男主角身邊的女人總是特別多。而女主角總因較「純潔」的關係，所以她們不致招蜂引蝶，頂多有一兩位追求者。也因此，以數量來說，眾多版本的羅曼史裡，安插女情敵出現的次數也比男情敵多。

##### 2. 情敵女配角多以鮮明反派形象出現，而情敵男配角的形象正反派均有。

如果說，羅曼史的女主角是真善美的化身，則情敵女配角除了美麗堪與女主角匹敵外，其他與女性有關的負面特質：善妒、兇悍、拜金、刻薄、淫蕩、心胸狹窄、陰險狠毒皆集於一身。

「曼妮一股腦坐進沙發，繼續尖酸刻薄地數落著一旁的小管家……」——念何《超級笨管家》（不二書房）p. 146

「突然她感到所有人的眼光中有幾道憤怒的眼神向她直射過來，她才注意到在座的還有五名大美人，每美人都擁有各自的美，但個個眼光激怒又含著嫉妒，就像一把把銳利的刀，巴不得把她宰了痛快。」——黑柔《愛上酷蛇王》（新月文化）p. 86

「紅玉咬著牙，看每樣東西都不順眼。她將每樣不順眼的東西砸碎，卻依然無法消除胸中那口怨氣；都是那女人的錯！她眼睛發狠，用力緊握著雙拳，指甲刺進掌心裡，她卻毫無所覺。」——黑柔《愛上酷蛇王》（新月文化）p. 161

「他實在無法相信曼妮美麗的容貌下，竟包藏著一顆醜陋無比的心。……他用銳利的眼神看著這個蛇蠍般的女人。」——念何《超級笨管家》（不二書房）p. 181

小說中的情敵女配角總以謊言、詭計、媚術甚至暴力來破壞男女主角感情以搶奪男主角，而「性」（即自己的身體）更是她們施展各種詭計的有力工具。由於男女主角在處理情愛衝突時的逃避退縮（見下段分析），以致情敵女配角的種種手段，往往都能獲得初步勝利。

「那一襲艷紫，和那多汁多脂粉的胴體，半裸地在他面前誘惑地呈現……越過了這一道防線，高陽湖不想娶她都不行了。」——林如是《勾引》（萬盛）p. 257

「今夜的一切是她預設的一個陷阱……她是他今晚感情的一塊救命浮木，只要她略施小技，待明天生米煮成熟飯一啜！再過不久，她就是方太太了。」——尹翔翎《只為你多情》（萬盛）p. 209

「『她死了！她吃了下過迷藥的月桂酥，被我關到密室裡去，

那裡的空氣是用不了兩個時辰的，算一算，她大概早就窒息死了！」淳燕的目光是如此的冰冷，卻又包含了多少的怨恨。」——喬軒《我愛小迷糊》（龍吟文化）p. 107

「不過照這情勢來看對自己卻十分有利，她可以利用紅玉來達成自己剷除薰簡兒的計畫，要是事跡敗露的話，她就找紅玉當替死鬼。」——黑柔《愛上酷蛇王》（新月文化）p. 162

前面提到，以負面形象出場的情敵女配角只有美麗的外貌堪與女主角匹敵。然而即使是在描述情敵女配角的美麗時，作者還是用上傳統刻板形象中對好女人／壞女人兩種截然不同的的印象來描寫。女主角的美麗是俐落大方、親切可人，情敵的美麗是豔光四射的令人望之卻步；女主角的香氣高貴怡人，情敵的香氣俗豔嗆人；女主角如天使般清新可愛，情敵如蛇蝎般誘人犯罪；女主角給男主角情感的救贖，情敵則讓人陷溺的不可自拔的色慾中……種種的對比還是突顯出情敵女配角的美麗是膩人、短暫且邪惡的。

「進來的是一位婀娜多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時髦女人，很美，可惜有一種氣焰高張、壓迫人的感覺。」——念何《超級笨管家》（不二書房）p. 26

「隨著一陣高跟鞋尖細的蹣蹣聲，出現一個時髦明艷的女人。長得多汁多肉；五官被覆蓋在紅藍黃綠的調色盤裡；一頭長長烏黑的頭髮，如蛇般的捲在腰後，…距離五十公尺外，就聞得到她那濃得嗆人的鴉片似香水味道，要誘惑人上癮似的，像熱帶爬蟲帶毒的唾液般麻痺獵物的神經。」——林如是《勾引》（萬盛）p. 80

「豔光四射的臉孔，妖嬈婀娜的身材，再加上惹火的打扮，及一對勾魂眼，她天生就是個讓男人垂涎三尺的性感尤物。」——林芷薇《偏要妳愛我》（希代）p. 21

「跟剛剛沈正柔一比，尹曉愛的確有發著像天使般的純淨，和一股如蘭花般的幽香的恬靜之美，她穿著粉粉柔柔的套裝，簡單的線條卻讓美麗更見俐落，但卻永遠不會引起男人的遐思，…老實說她沒有沈正柔的豔光四射，讓人不敢逼視的那種氣焰，更沒有像她那種足以令男人垂涎三尺，急於一

探虛實的惹火身段，和她那張描繪精緻的臉孔，這些，在曉愛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那麼究竟是什麼讓自己對她如此動心呢？」——張秀環《擄妻追緝令》（新月文化）p. 106-108

而情敵男配角當然也不乏邪惡狡詐之人，但「重要」的是，她們通常無法「染指」到女主角的清白。而更多情況下，他們往往是男主角的公平競爭者、女主角的痴心守候者。在不同故事的羅曼史裡，這些男配角可能以正反派的形象出現。

### 3. 情敵女配角較常受到被「物化」的對待

女情敵的身份通常是男主角的前任女友、情婦、暗戀者。這些得不到男主角真情的女配角，在小說中往往居於男主角在遇到女主角前「玩物」、「獵物」乃至「洩慾工具」的地位。女主角登場後，這些女配角則會被男主角用禮物、金錢「解決」，結束關係一腳踢開後，就再也不屑一顧了（難怪她們會採取激烈的手段報復）。身為情敵女配角，除非最後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否則結局不外是慘死、入獄、發瘋等悲慘下場。

而男情敵顯然比女情敵幸運多了。他們即使追不到女主角，但善良的女主角總會和他們保持手足或朋友的感情。在和男主角發生爭吵後，他們則是女主角傾訴心事的管道之一。

會有前述三現象，可能的原因大概是因為羅曼史的作者、讀者大多數是女性，而她們傾向於將自己的認同投射在女主角身上，於是情敵女配角的登場及落敗，一方面醜化對手以強調自己善良美好的一面，另一方面則顯示自己愛情勝利的得之不易。而情敵男配角的出現則在於襯托女主角的「身價」，另一方面也顯現女性渴望擁有一個以上條件不錯的追求者，卻不希望損及自身純情形象（所以這些男配角是很少和女主角發生性關係的）。

### 【面對情愛衝突的處理方式】

情人間遭遇強力阻礙或發生重大誤解、衝突往往是羅曼史的重要轉折或高潮所在。然而在羅曼史裡，一旦男女主角發生前述狀況

時，不同性別角色間在處理問題時有以下現象：

1. 無論男、女，皆很少在問題爆發的第一時間展開理性的溝通，或試圖了解事情真相，藉由開誠佈公的討論而化解危機。而是採取自殘、逃避退縮或大吵一架的策略。最後，戀人的誤解爭執往往是經過時間（如經歷冷戰、分手數日乃至長達數年）、更大的衝突（如男女一方因意外而身受重傷有生命危險時）或經第三者居中協調牽線才得以化解。  
奇怪的是不管羅曼史原先是如何強調女主角的聰明機智、男主角的理性穩重，在面對情感上的重要衝突抉擇時，再聰明能幹的女人也變得六神無主、手足無措，甚至一廂情願的退讓也無怨無悔，再沉著鎮定的男人也會變得軟弱多疑、浮躁猜忌。
2. 在雙方誤解或分離的時間，主角的行為表現則會因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就女主角來看，較常出現的情況是哭泣、消瘦、大病一場、鬱鬱寡歡或強顏歡笑，她們也許會在工作上表現的荒腔走板、無心於事業上，甚至辭職（尤其是那些職業本身就乏善可陳的女主角）。而男主角則不外是變得暴躁易怒（扭轉了原先喜怒不形於色的形象）、以酒度日、縱情聲色場合再成浪子，要不就是忘情於工作，創造事業另一高峰。

## （二）情慾描述時的性別角色互動

對情慾活動有進一步描寫的羅曼史裡，原先就是處男的男主角不是沒有，但寥寥可數。接續前段所提，大多原是花花公子的男主角幾乎千篇一律是性愛箇中老手，他深諳此道，懂得如何去撩撥一個女人。因此，在情慾的互動上，男性往往成為性的主動帶領著、引誘者、需索者。在這一點上，羅曼史強化了男人性、愛可以分開的印象。

相反的，女主角與男主角發生性愛往往是她的第一次。由於缺乏經驗，所以女方是性的被動配合者、被引誘者，甚至是奉獻者、犧牲者。在羅曼史裡，男人儼然是性的征服者、勝利者、佔便宜的一方，所以在初次性行為完成後，他們總以懊悔或柔情萬千的語氣問女主角：「我弄痛你了嗎？」「對不起，我不該…」「你後不後悔給了我？」<sup>2</sup>

而性關係的發生，特別對女方而言，彷彿象徵著愛情的證明與完成，特別是男女雙方在婚前就上床時，女主角對男主角上述的詢問常答以：「我愛你！我心甘情願為你做任何事」。

另外一個現象是，男女主角的性關係有時不見得是在兩情相悅的情況下發生。在羅曼史裡，有不少兩人發生性關係的情節是起因於男方對女方的誤會，或雙方爆發激烈爭吵時，一時失控所致。此時，性行為往往成了男方洩憤的管道或尋求情感證明的方式。這類型羅曼史總始於男方強烈甚至暴力的需索，而女方一開始是激烈抵抗的，但最後女人不是心軟於自己對男人的愛情、就是抗拒不了男人高明的挑逗技巧，最後反而在欲拒還迎的情況下，完成了一次原本該是「強暴」的性行為。<sup>3</sup>

這種情境的發生，似乎顯示羅曼史作者認為，只要男方是女主角感情上的「真命天子」，「強暴」行為就變得合理化也美化了。但這類情節一再出現，也令人憂心是否強化了一般人認為女人說「No」其實是「Yes」的刻板印象？

---

<sup>2</sup> 例如林芷薇（1997）《如今才是唯一》（禾馬文化）、尹翔翎（1996）《只為你多情》（萬盛出版社）、席絹（1995）《這個男人有點酷》（萬盛出版社）均有類似的對話。

<sup>3</sup> 如筆者目前手邊即可找到三本羅曼史有這類情境：元笙《海盜比爾》（禾馬文化）、席絹《搶來的新娘》（萬盛出版社）、黑柔《愛上酷蛇王》（新月文化）。

## 參、女學生眼中的羅曼史男女性別角色

在分析羅曼史文本中的男女性別角色後，為了解國中女學生如何對文本進行詮釋，乃採用開放式問卷方式，對國中階段的女學生進行調查。本次所選取的對象為台灣中部某所國中之三年級女生，該校採常態分班三年級有八班，男女合班，共選取二班女學生 39 人施測。

### 【為什麼學生喜歡看羅曼史？】

學生閱讀的動機為何，是判斷此一閱讀行為的開始。在本問卷中，我們發現，只有 2 人從未讀過羅曼史，他們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沒興趣」。而其餘 37 人中，有 27 人回答喜歡看羅曼史，10 人表示普通，而其中有 17 人更表示至少看過 31 本以上。由此可見，羅曼史確是國中女生重要的課外讀物。

雖然學生喜歡看的原因各種各樣，但是，歸納而言，不外是情節浪漫、滿足幻想、內容有趣及打發時間等。前三點理由對於成人而言，其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卻因此也是成人最擔心的原因：害怕孩子對愛情有不切實際的想像以及荒廢學業！然而，我們也發現，其實有相當多的孩子只是把它當成打發時間的另一項活動罷了，並沒有成人想像的那麼嚴重。許多學生明白的表示羅曼史其實「內容差不多」、「有沒有看都一樣」、「因為放假或課餘的時間很無聊」，這顯示出這樣的孩子在閱讀上有某些程度的自主判斷，而較不會走入成人擔心的著迷地步。當然，至於是否應鼓勵孩子從事所謂更有意義的休閒活動，則是又另一個教育上的問題了。

### 【學生看到了什麼？】

喜歡看是一回事，但看到了什麼，或學生感受到的潛在影響，可能又是另一個問題。我們都了解，羅曼史的重點是愛情，然而，



愛情到底是什麼？愛情的要素是什麼？它又存在於那裏呢？羅曼史在鋪陳男女相愛的情節時，事實上是透過許多具體又現實的要素，例如人的條件、人的表現、相互對待的方式等，才能去「說服」讀者，為什麼男主角會愛上女主角，或是女主角會愛上男主角。因此，以下即從男女性別角色的觀點，去詢問學生喜歡看到兩性在愛情中，是以何種具體形象出現。

## 一、男女主角的外在形象

從前文可以發現，在以異性戀為主的羅曼史中，充滿了男與女的二元對立。而學生的回答中，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這些對立不斷地出現在學生的回答之中，且這可能形成學生對戀人的刻板印象，也顯示出我們對性別角色的不同期待。這些對立，我們可以從學生對男女主角的外型、個性、職業、學歷、家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的要求看出。

### 【外型與個性】

俊男美女似乎是言情小說中必然的描述，而從學生的回答中發現，她們所喜歡的亦是如此。學生對女主角外在的描述，幾乎不外都是美麗漂亮、不然至少也要清秀、可愛。漂亮的典型大略有兩種，一是長髮飄逸的大眼睛美女，二是活潑俏麗可愛的女子；某位學生對此的解釋是「因為通常這類型的女生，都會發展出一段難忘的愛情」。而女主角的個性，也不外是以下三種特質：溫柔、活潑開朗外向、以及善良純潔。

至於對男主角外型的要求就更一致了，幾乎不外是帥氣、身材高大與酷。關於這一點，其中一位學生很誠實的表示，如果不是如此「否則不會引起讀者的興趣」。值得注意的是，「酷」的特質，幾乎是學生的共同答案。在學生的描述中，它不但是外表的重要條件，也是對男主角個性上的要求。學生對男主角的要求，往往是外表冷酷無情，不苟言笑，甚至有點霸道或大男人主義，但是一旦面

對女主角或所愛的人時，則變得溫柔體貼，很專情，又善解人意。許多學生對這點的解釋是「通常這種男人內心感情豐富」，所以「這樣才可以打動女孩子」。當然，還是有女學生喜歡看活潑開朗型的男孩子，只是相較之下，似乎不如酷哥受歡迎。

### 【職業、學歷及家世背景】

所謂性別職業隔離現象，就是指「某一性別人口超過其適當比率的人數集中於某種職業或行業，而且被社會大眾視為理所當然，並對於何種性別來擔任何種職業或行業有所預期」（徐宗國，1987:47）在學生的描述中，她們所希望男女主角從事的工作似乎也是正是符合我們社會中的性別職業隔離狀況。例如，女主角的工作多是上班族、秘書、老師和護士等，唯一例外的「職業」是學生，其中一位學生的解釋「因為和我們較相似，有真實感」。

而男主角的工作則多是商業界人士，如總裁、老闆、董事長等。對於此，一位學生給了一個很有趣的答案，她說：「這樣才有更多的時間追女人」。因此，女男主角的職業基本上很符合傳統上對男女職業的刻板印象，男生的職業聲望及地位大多高於女生。

值得注意的是，還有一種男性職業或許是令大人很意外，但是學生填答人數非常多的，那就是黑社會份子，而且還要是老大！有位學生即表示，因為「看了很多這樣的書」。通常，填答以黑社會老大為男主角職業的學生，她們對女主角的描述則必然會是開朗純真的女孩。

至於在學歷上，發現有部分的學生的答案仍顯示出男生的學歷高於女生，女生是大學，男生就會是碩士。在這個類型的回答上，男生的職業都是老闆總裁級的有錢人，女生則是一般平凡的上班族。而有些的答案則恰恰相反，顯示男生學歷反而低於女生，不過如果是這個情形，則這個男人必然是在社會混過。例如，其中一位學生即表示「高中畢業比較早出社會，有經歷過很多事情才能訓練」。同樣的，在學生的回答中，這樣形象的男孩子家庭家世和學

歷都是比較不好的，不然就是黑社會份子。相反的，女主角則是以較健康明朗聰明或純潔善良的形象出現，似乎成為男人的救贖。

家世背景也常是羅曼史小說會描述到的情節。學生對女主角的描述多為中等、小康而已，有一位學生的解釋是「這樣男主角才不會自卑」。而男主角家世背景則是兩極化，不是富有就是貧窮。不過即使是貧窮的家世也不妨礙男主角的富有，因為在學生的答案中，男生幾乎不是在職業就是在家世上，其中必然有一管道可以讓他擁有大量的金錢。

## 二、情感與情慾

感情的追逐是羅曼史情節的重頭戲。在學生的回答中可以發現四分之三的女學生期待的仍是一個在感情上主動的男主角和被動的女主角。在學生的描述中，會採取主動的女主角在個性上都是開朗活潑的，而男主角則是冷酷不苟言笑的。

另外，除了主角外，配角的出現則是故事衝突的焦點。在學生的描述中，發現學生眼中的女性情敵外表可能是美麗性感，成為女主角一大威脅，但是個性上則多是負面的。有趣的是，學生用來描繪女配角的語彙都相當的豐富與生動，甚至超過對女主角的描述，例如潑辣、小心眼、無理取鬧、故意破壞別人感情、愛在男主角面前做戲、勾心鬥角、狠、陰險、尖牙利嘴、三八、暴力；一位學生的解釋是「這種自大的女人才可以顯示出女主角的清純」。可是相對於形象生動的女配角，學生對男主角的情敵的描述則少了許多，而且多偏於正向的：他可能和男主角勢均力敵，斯文溫柔，甚至是男主角的好友，重點是對女主角要追求到底，甚至有時要有成全主角的美德，不然甚至沒有這個人出現也無妨。

性慾的描寫在羅曼史內容是相當普遍的，而學生的反應則是很分歧的，喜歡與不喜歡幾乎各占一半。喜歡這類的描述的學生多認為這種描述較刺激，可以證明兩人愛的結合；不喜歡的學生則覺得

很奇怪、無聊又噁心。不過不論如何，學生還是覺得羅曼史的重點是愛情的情節，這類描述點綴即可，否則就變成黃色小說了。

而在性關係上，學生的回答偏向於單純的性關係，不過男女有別。學生期待的女主角不是處女，就是只和男主角發生性關係。不過女學生對男生的許可程度較大，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喜歡的男主角是多重性關係的，當然，即使如此，女主角還是要清純可人的。

### 【羅曼史對學生的影響】

羅曼史的閱讀經驗對學生而言，究竟是意識型態的再製或是迷思的解構？從前面學生對男女主角所作的描述可以看出，學生對小說人物的期待多仍是限制在我們社會中傳統上對男女性別不同的刻板印象和角色期待。於是最後，我們問了學生一個問題：妳希不希望變成羅曼史的女主角？對多數的學生而言，答案是肯定的！由此可見，學生對羅曼史中所創造出的愛情圖像的確有相當程度的認同，並憧憬自己也能建構這樣的愛情故事。青春年少的學生在羅曼史中尋找未來真愛的圖像，然而存在於這些書籍中的卻又往往是一些固定又刻板的男女性別角色，而且學生們又確實樂於閱讀這樣的描述，不免令人有些憂心。

儘管羅曼史有這樣的缺點，但是，禁止學生閱讀等於和學生們僅有的幻想樂趣與幻想自由進行挑戰，不僅是不可能，也是太殘酷了。何況，人生其實沒有多少時間，能夠像年少一樣，似乎可以讓我們擁有用不完的綺想與期待。因此，如何讓學生在閱讀時享受暫時脫離現象的幻想，但是又能分辨其中的許多盲點和迷思？或許，我們可以從一些不同意見的學生回答得到一些答案。有些學生雖然喜歡看，但是仍回答並不希望成為羅曼史的女主角，他們的解釋為：「因為不是每個男主角都是好的」；「因為我想追求自己的理想」；「面對現實一點，那是不可能的事，若作白日夢，那也只會失望」；「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那些羅曼史所出現的情節很難出現，倒不如自

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所愛」。也就是說，這些學生較能明辨夢想和現實的差距，因此或許而能夠以更理性和持平的態度來看待閱讀的內容。

## 肆、結論

堆砌在外貌、地位、金錢、權力上的羅曼史愛情，最後總會自圓其說的有個快樂結局。但是細究男女主角在愛情關係中的互動，可以發現他們的愛情經驗其實是很失敗的：欠缺溝通、缺乏互信、彼此折磨、暴力對待……。而在羅曼史所塑造的性別角色裡，也依然充斥著陽／陰、強／弱、剛／柔、取／予、主動／被動、工作／家庭、侵害／被侵害等性別對立的刻板印象。

此外，無論是在男女主角家世背景的安排、女配角的被醜化、被物化或男女主角情慾互動中的不平等對待，都可看出當前的羅曼史作者對女性角色在現今社會所處的情境不但未能思辨反省，反而在無形中再次強化渲染女性角色所遭遇的種種不公平。廣受女性讀者歡迎的羅曼史一再出現對女性的不尊重及複製建構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在力倡兩性平權的今天，無異是種諷刺。

閱讀完這類的羅曼史小說之後，到底是讓讀者多了些對愛情關係裡一廂情願的期待幻想，還是理性處理兩性關係的智慧？讀者是否會在閱讀羅曼史之後再度強化社會上普遍對兩性角色的典型印象？

閱讀羅曼史小說時，讀者可輕易理解誰是主角誰是配角，然後寄予主角高度的認同，同情他們在愛情過程中的種種舉動，合理化主角若干愚笨、錯誤乃至違法的行為；相反的，卻又對情敵的種種手段則嗤之以鼻。然而，在真實生活中，每個人都不願屈居愛情的配角，在得不到愛情或愛情發生問題時，有人採取失之過激的手段（就像小說中的配角一樣）卻不自覺，或許就是因為大家都自認是主角，所以種種行為，是可以被同情的、合理化的。

同樣的，在真實生活中，我們並沒有全知全能到能辨識出誰才是自己感情的「真命天子」，是否我們也要像羅曼史的主角一樣癡痴等待一個不愛自己的人？被動等愛、自願獻身？

對於女學生普遍喜愛閱讀羅曼史小說的現象，身為父母和教育工作者也許該關切：在這些書極有可能成為這一代多數女性愛情學腳本（徐淑卿，1995）的同時，學生們在閱讀的過程中究竟看到了什麼？又受到了多少影響？就許多成人而言，愛情或許不再是人生的重點，但是對這一代甚少經歷生活磨難及成長中的少女而言，愛情卻可能是現在及未來生活中最大的困難。在女學生如此喜歡且頻繁閱讀羅曼史的情形下，羅曼史相當可能成為新一代孩子建構愛情圖像的重要依據。因此，該如何及早參與孩子們對愛情圖象的建構以及愛情中兩性角色的認知或許是成人們該努力的方向。

當廣受女學生喜愛的大眾文化充滿著對女性的歧視與不公平對待時，父母或教育單位再怎麼去禁止學生閱讀，也無法根絕少女閱讀羅曼史的現象。與其讓這些訊息限制在學生的次級文化之中，並以成人所未知的方式在青少年群體中散布，不如去深究羅曼史能在學生間迅速流傳的原因及其影響，並思考是否能將學生對羅曼史的喜愛化為對學生從事性教育及認識兩性關係時的助力。近年來，校園內大張旗鼓的推動「兩性平等教育」，或許，成人應從接納青少年的閱讀興趣開始，因勢利導的以貼近青少年心理及生活經驗的方式帶著他們一起去驗證與反省，甚至解構羅曼史中可能製造的愛情刻板印象及性別刻板印象，去體會兩性平權的真義與內涵，如此才能使學生在成長的過程裡，在浪漫的幻想以及對現實的反省批判中，找到一個自己的平衡點。

- 林芳玫（1994），《解讀瓊瑤愛情王國》。台北：時報。
- 林芳玫（1996），〈媒體陽謀論——專業主義、精英文化與商業力量對女性的三重歧視〉。收錄於謝臥龍主編，《兩性、文化與社會》。台北：心理。
- 徐宗國（1987），〈是為少數者？女性與工作研究上的一些回顧與芻議〉。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婦女研究暑期研習會論文集》。
- 徐淑卿（1987），〈娘子相公愛的過火〉。載於中國時報民 84 年 11 月 16 日第 42 版。
- 黃政傑（1988），〈生活倫理課本教什麼？〉。載於《教育理想的追求》。台北：師苑。
- 歐用生（1985），〈我國國小社會科教科書意識型態分析〉。《新竹師專學報》，第 12 期。

